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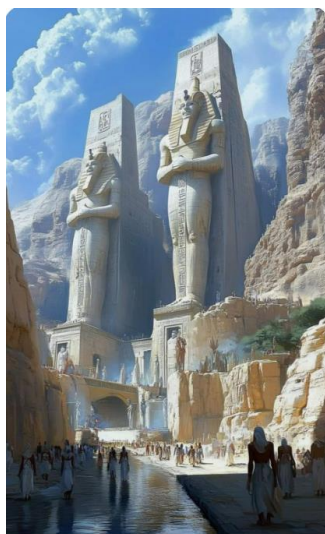
## § 河畔故人來(2)/孟斐斯



尼羅河的水面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金色的波紋。

載著德模克利特與阿列克西斯的河船順流而下，河面愈開闊，沿岸的建築便愈顯雄偉。

孟斐斯(Memphis)城，古王國時期即為埃及的心臟，如今安穩地橫臥在河畔，如一頭靜觀千年的巨獸。



「看，那就是白牆城。」船夫以粗啞的埃及語說道，語氣帶著某種自豪。

他伸手指向前方，那是一道由石灰岩砌成、在烈日下幾乎刺眼的城牆，牆後隱約可見高大的門廊與拱形屋頂。

阿列克西斯努力用希臘口音的埃及語回問：「你們都叫它白牆城嗎？」

「是的，外國人多用這個稱呼。」船夫笑了笑，「我們也說它是上埃及與下埃及的結點。凡是想進入神殿、見普塔神的，都必經此地。」

德模克利特靜靜凝視那片潔白的牆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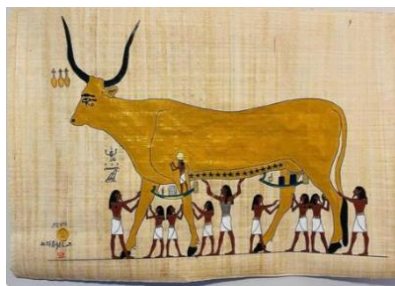
他旅途已久，從愛琴海到敘拉古，再航行尼羅河入海口。

如今接近孟斐斯，他忽然感到一種陌生的沈重，不只是旅途，而是文明的重量。

阿列克西斯好奇地確定著岸邊每一個細節：修行者剃光頭的輪廓、婦女手中擺動的亞麻袋、孩童在泥屋前追逐鵝群的笑聲。

船靠岸時，一陣混雜著泥土、河水與香料的氣味撲面而來。

岸邊停著許多商船，船夫、工匠、來自黎凡特的商旅與埃及士兵交錯而過。



遠處一頭巨大的黑白斑牛被牽著走過，牠的額頭有一道清晰的白色斑紋，幾名祭司跟在後方，以蓋著花紋的布巾遮擋烈陽。

阿列克西斯問道：「那是……？」

德模克利特也正盯著那頭牛。身旁一名年輕的埃及人聽到她的疑問，用有些生澀的希臘語回答：

「那是阿匹斯聖牛(Apis sacred bull)，普塔神在地上的眼睛。牠的每一個腳步，都是神的意志。」

阿列克西斯的眼睛亮了一下。「原來我們在河上看到的儀式牠也會參與？」



「是的，敬神時必須有牠的身影。」那年輕人笑了笑，似乎很少有希臘旅人向他詢問這些事，「我叫珊海普，服侍普塔(Ptah)神殿。你們應該是外地來的吧？」

「我們是從雅典來的。」德模克利特禮貌回答。

珊海普微微一愣，「那是很遙遠的北方吧……你們的船怎麼比尼羅河船還輕？」

「風與海流的關係。」德模克利特讓對方聽懂的僅此而已。

珊海普示意他們跟上，「我帶你們進城，但神殿內院只許祭司與被允許者進入，你們就看看外院和市集吧。」

他們穿過港口的喧囂，沿著一條鋪著泥土與碎石的寬闊大道向城心走去。



大道兩側矗立著成列的雕像，多是法老與神祇，姿態莊嚴。許多雕像已因歲月磨損，然而輪廓仍保留著奇特的威嚴。

德模克利特停在一尊巨像前，這雕像的臉部大半毀損，但雙臂仍完整，好似守護著什麼。

「那是拉美西斯二世。」珊海普說，「他的時代已過，但他的身影還留在孟斐斯的每個角落。」

阿列克西斯：「你們的歷史似乎比我們長多了。」

珊海普聽見後，一種帶著驕傲的語氣淡淡浮現：

「因為神與王活在我們的時間裡，不會被歲月帶走。」

正當他們走近普塔神殿的外圍，遠方傳來一陣銅鈴和長鼓的聲響。

神殿外院有許多商人與民眾，攤位上擺著紙莎草卷、亞麻衣物、小型神像、釉質護符、蜂蠟與香油。這裡不像希臘的市集那般喧嘩，更多的是一種莊重的節奏感，甚至連商人吆喝都帶著儀式性的節拍。

一名戴著短鬚、穿著亞麻長袍的老人走近，手中提著一盒香料。他用熟練的希臘語開口：

「遠方的旅人，要不要聞聞我們南方帶來的乳香？這是給神用的，也是給尋路者的香氣。」

阿列克西斯好奇地湊近，香氣濃而不刺，像晚風吹散的熱砂。「真的很香……你怎麼會說希臘語？」

老人搖頭笑道：

「孟斐斯什麼人都有。我們與東方、北方、南方的旅人都交易。你們希臘人常來，尤其是從米利都與薩摩斯來的。」

德模克利特微微點頭，接著問道：

「老人家，這座城市在你們眼中是什麼模樣？」

老人沉吟片刻，方緩緩說道：

「是古王的影子，也是新王朝的門。是神的家，也是人來往的河口。若你要找埃及的心，就在這裡。」



他指向遠方的普塔神殿。

那神殿的高牆呈一種穩固的土褐色，外院入口兩側有巨大的方形石柱，柱頭雕刻蓮花形。入口內的空間隱約透著香煙，似有什麼不斷向天呼吸著。

「你們若不是祭司，很難見到普塔神像。」老人補充，「祂是所有工匠心中誕生之物的源頭。」

阿列克西斯：「那我們能見到什麼呢？」

珊海普替老人接話：

「你們可以在外院見到神殿的聖湖、工匠與書吏的住所、古老的浮雕牆；若幸運，能在神殿門口看到阿匹斯牛進入儀式場地。那就像是……神與我們世界短暫交會的一瞬。」

德模克利特聽著，目光卻落在神殿外院的一處陰影中。

幾名少年正用木板搬運青銅器與刻石，一旁站著剃髮的祭司。

那位祭司的眼神銳利，但帶著靜默的觀察，好似能看穿旅人身上的每一層意圖。

珊海普小聲提醒：

「那是中階祭司，他們專司典禮與審視外來者。有些外國人會被詢問來歷，也有人會被邀請——若有值得令神殿注意的地方。」

阿列克西斯心中一緊，但德模克利特只是平靜地說：

「我們只是旅人，希望看看埃及人如何理解天地。」

他們繼續向前，在外院旁的市集繞了一圈。遠方是一處寬闊的水池，水呈墨青色，如鏡面般反射太陽。

那是神殿的聖湖，用於淨身儀式。

幾名祭司正坐在湖邊，手持蓮花與象形文字書板，似乎在練習誦詞。

蓮花香氣在水面上飄散，與遠處乳香的濃烈氣味交融，形成一種既神聖又讓人放鬆的氛圍。

阿列克西斯：「這裡比我想像的寧靜。」

「孟斐斯的聲音不是喊叫，而是沉在地底的。」珊海普用手指輕觸地面，「每個王朝都在這裡留下聲音。」

德模克利特抬頭望著神殿高牆。

陽光正斜斜落在牆面，使牆上的浮雕凸顯出深刻的陰影——有神祇，有法老，也有工匠與運石者。他忽然覺得這些圖像彷彿不是單純的紀錄，而像是一段段被刻進泥土之中的祈願。

他低聲說：「太陽每天都照著這些石頭，而石頭卻比王朝活得更久。」

珊海普聽不懂這句希臘語，但察覺他的語氣中帶著讚歎。於是便笑著說：

「你們若想看得更深些，明天我帶你們去南邊的神聖牛舍。外地人很少能靠近。」

阿列克西斯眼睛一亮，「可以嗎？」

「可以，只要你們尊重規矩。」珊海普回答，「孟斐斯不拒絕旅人，但旅人也要懂得埃及的道路。」

夕陽逐漸落下，神殿的影子在地上拉得極長，像一道證明古老文明仍覆蓋萬物的黑色印記。

河面上的風捎來涼意，市集的香氣也逐漸收斂，只剩下遠處的祭司在誦念黃昏祈詞。

德模克利特與阿列克西斯佇立城心，看著孟斐斯在暮色中變得愈加沉靜。

或許他們還不了解埃及，但此刻，孟斐斯的心跳正透過萬物傳到他們的腳下——在石、沙、水與歌聲之間，這座古老城市默默向兩名外國旅人伸出了它的記憶。

德模克利特離開神殿時，神殿深處，一名年老祭司也正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。

後記：

1. 普塔(Ptah)神廟：孟斐斯的守護神是 普塔 (Ptah)：工匠之神、思想之神、創造之神。多數大神廟都有聖湖(Sacred Lake)，普塔神殿也是，儀式如淨身、夜間月光占卜皆在此進行。
2. 阿斯匹聖牛墓：阿匹斯牛([Apis sacred bull](#))被視為普塔神在地上的化身。
3. 白色城牆(White Walls)：孟斐斯的古稱，指石灰岩鋪面的宮殿區與行政中心。
4. 賽克邁特神廟 伊姆霍普神廟(印和闐 Imhotep)